

# 翻譯需要另類「叛逆」

## ——以《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》書名為例

胡百華\*

### 一、前言

「叛逆」就是不忠，翻譯時對原文未能忠實，當然是叛逆，這類的叛逆大多是出於我輩低能、愚昧或粗心；還有一種「叛逆」是有心的（當然也可能出於低能、愚昧和粗心），這在翻譯界已成習慣或已建立一些傳統的情況中，有時可以找到證據，這類的「叛逆」似乎有其需要。<sup>1</sup> 下面以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代表著作《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》等幾個中英文的譯名為例子，作些說明，向眾多讀者和專家請教。因為翻譯雖然不能免於「叛逆」，而「叛逆」之是否得逞，則端視大家是否願意接受。

### 二、〈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〉

翻譯主要有兩大方式，一是直譯，一是意譯。那麼，德文這一書名翻譯到英文的 *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/Representation*，是既用直譯也用意譯，而翻譯成中文（例如「作為意志與觀念／表象的世界」），則全用意譯。

上面這一德文書名翻譯為英文書名，除了 *Vorstellung* 一詞以外，可說全是直譯的（音譯、借形和同源語言之間的轉寫都是直譯的手段）；直譯的詞在表達原意上，都似乎不成問題，唯一未按照直譯的用語 *Vorstellung*，在表意上就似乎不能盡如人意，這從表面意義迥然不同的「*Idea*（觀念）」和「*Representation*（表象）」的互用，可以看出端倪。翻查德文字典，這兩個含義都見於 *Vorstellung*，個人所得的印象是，*Idea*（觀念）的譯法出現較早，

---

1 意大利諺語“*Traduttori, traditori*”之中譯，從實際翻譯的雷同和批評看，相信「翻譯者，叛逆也」是極為理想的，本文題目顯然與這一中文譯句有關。在構思本文期間，想到翻譯的得失和甘苦，一時獲得以下的句子，或許也可算作上述意大利諺語的又一翻譯：翻譯者勢必犯忌。謹以本文紀念恩師吳奚真先生，他一生默默從事翻譯工作，不求聞達，典範猶在。

\* 《語文建設通訊》（香港）主編

Representation (表象) 的譯法較遲，後一翻譯既有其需要 (或許可以說更妥)，就可能意味已出現兩次反叛：Representation之企圖取代Idea，是第一次反叛，Idea則在開始就未能完全忠於Vorstellung。

這本書的英文譯名，叛逆行為就僅限於一個詞；但中文譯名，很可能還有其他的叛逆行為；筆者在瀏覽 (也正在試筆如何翻譯) 叔本華的一些著作之餘，愈來愈覺得我們的中文翻譯界，對於一些基本外詞 (例如“as”) 的翻譯，似乎還留有商榷餘地，另外則是未能把一些特別外來詞 (例如叔本華著作的“Will”)，處理得不讓人誤解。

### 三、基本外詞的翻譯問題

首先看“as”的翻譯，大家都似乎傾向於譯做「作為」。但「作為」在這裏 (例如在本文副標題中) 的用法，可能有兩個毛病，一是不像中文<sup>2</sup>，二是作用模糊，幾乎沒有什麼意義，而又弄得結構累贅，所以在翻譯這個書名時，許多人根本就把“as”的含義略去 (試比較這書的其他幾個中文名稱：意志與觀念世界 [陳曉南1969]，觀念世界與意志世界 [劉大悲1972]，意志與表象的世界 [張尚德1972/林建國1974、89/劉大悲1976])<sup>3</sup>。這個書名翻譯的方式雖然如此不同，但仍然完全是把它當做一般的名詞短語處理；個人目前有一個看法，就是這類結構作為書名或論題之時，它也許還能接受其他的中文表達方式。

就本文到此為止所列出的諸多書名 (實際上是論題)，如果用“A、B、C、+”來分別代表「世界、意志、表象/觀念、與/和」，它們可以歸納為四個模式，這就是“作為B+C的A”，“B+CA”，“CA+BA (=BA+CA)”，“B+C的A”；這些模式的實際用法分別見於上一段的說明，都各有其特點，都是可以接受、甚至是具見匠心的。不過，這一英語語式 (N as N2[+N3……]) 用作論題時 (這裏N代表名詞，N加後附數字表示不同的名詞)，它至少合乎中文常見的四類論題形式。在這裏，我們擬用兩個時常聽到的英文題目 (例如，Deng Xiaoping as a Young Student [in France]/The Human Body as Flesh and Blood，試以一些中文的語式來演譯：甲) 青年學生鄧小平/血肉人體 (相當於上段所列譯名「觀念世界與意志世界/意志與觀念世界」)；乙) 留學法國之青年鄧小平/血肉之軀 (相當於上段所列譯名「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」)；丙) 青年學生鄧小平之與法國/人體之為血肉；丁) 青年學生

2 余光中先生在香港的一次談話中就好像說過這樣的話；有關「作為」的基本用法，請參看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。該詞典未舉例說明「作為/做為」用於書名或論題的這種結構。

3 叔本華在《WW&R》的上卷，分別以 *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* 和 *The World as Will* 為論題，把這些語式譯成「表象 (的) 世界」和「意志 (的) 世界」，簡直是可圈可點，但未加「作為」的形式，與「蘇西黃的世界」(*The World of Suzie Wong*) 或「莎菲的世界」(*Sophie's World*)，都沒有區別，略感遺憾。(本文在投寄給《中國語文通訊》之後，筆者在瀏覽石沖白譯《WW&R》之時，見到這幾章的名稱已經譯為「世界作為表象/意志」，但該書的書名則仍譯為《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。)

鄧小平在法國/人體與血肉。〔當然，在這些標題最前面，中文可以很方便加上「論/談」等類似的字。簡單的說，目前中文翻譯as這個詞的用法，似乎僅限於沿用甲類和乙類、以及創新的「作為N2(+N3)的N」的手段，而跟西文結構比較接近、具有相當可取性的丙類和丁類（例如把叔本華書名譯為「世界之為意志和表象」），卻被忽視，未免可惜。

個人認為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似乎可考慮採用as「作為」在英文的用法，即把叔本華這本書的書名直接譯為「世界作為意志和表象」，讓中文語式的結構和意義完全符合西文。這類用法乍看可能很「怪」。<sup>4</sup>

#### 四、特別用語的翻譯問題

再看“Will”的翻譯，這個外詞的中譯還會有問題嗎？尼采提出過大家熟知的「權力意志」(Will to Power)理論<sup>5</sup>，叔本華本人更是早就有「求生意志」(will-to-live)的說法（見Payne譯〈WW&R〉下卷第28章篇名），把“Will”翻譯為「意志」是錯不了的。但如果考慮到該書內涵，這個書名所含的兩個對當的名詞(Will和Representation)，實際上就是指「真實的」世界(物自身)，「現象的」世界(表象)<sup>6</sup>。換句話說，叔本華沿用的「Wille (或Will)」，是指人的本質，他假定並力圖證明will是所有生物甚至無生物的本質，will就是人們長期探索而屢尋不獲的物自身，即一切事物深藏的內部實體與奧秘的本質<sup>7</sup>，但中文不幸把這個術語譯為「意志」，因為中文的「意志」是大家熟之能詳的一種心理狀態，是相當流行的一般用語，而且字義和詞義一致，含義非常明顯。把叔本華所用的will譯為「意志」，可能會導致兩種結果，一是讓人莫名其妙，因為所說並非所指，一是讓人容易誤解，不信，可以參考北京一書局邀請來為叔本華選集《生存空虛說》寫序的專家，就「意志」的含義和用法所提出的評論：

「以上，就是叔本華唯意志論哲學的最簡約的概括。我們從中可以看到，它給哲學史帶來的唯一『貢獻』就是：把世界本體看成一種神秘而又盲目的意志；……

「叔本華的這個『貢獻』是獨特的，但也是荒謬的。因為意志原本不是一

4 記得40年前還不時見到有人反對「鄧小平在法國」這樣的標題或論題。目前有些學者指出，中文比較習慣於「散視式」的表達法，「鄧小平在法國」和「世界作為X X」的語式，就似乎合於散視結構。

5 就“will to power”的一般用法而言，《英漢大詞典（陸谷孫主編）》釋義為「權力意志/權力欲望」，這是把will含義做出比較細致的分割；這裏所見的這兩個定義，確有需要，可能是根據 Webster's Collegiate Dictionary (例如第十版)，翻譯而來的。如果要讓這一短語的中譯妥當一些，中文就必須另找一個能夠包含至少上述兩個定義的詞語，例如「權力心」或「權力心意」。

6 見*Essays and Aphorisms*序言p19, R.J.Hollingdale選譯, Penguin Books (1970)。

7 引自陳曉南摘譯威爾·杜蘭《(西洋)哲學史話》，見陳譯《叔本華論文集·附錄》(1969) 190頁。

個哲學範疇，只是人類特有的一個心理現象。意志是人對待客觀世界的一種態度，是人們自覺的、朝向一定目標的隨意行動。它是人的意識能動作用的表現，同人的世界觀、人生觀以及道德、倫理、政治諸觀念都有密切的關係，因此要有理性因素的介入。正因如此，意志作為一種生理——心理機能，只存在於人類之中。即使在比較高級的動物那裏，由於缺乏概念、推理、判斷等理性因素，也不存在著真正的意志活動。動物尚且如此，那就不必再說植物和無生物了。」<sup>8</sup>

這種誤解是嚴重的。說簡單一些，這位先生對“Will”發生的誤解，完全是翻譯界一向把叔本華的“Wille”，翻譯為「意志」所造成的。這也就是筆者要寫這篇文章，想「叛逆」和「犯忌」的緣故。按照叔本華的哲學觀點，Wille是與「表象」相對的一種本質，在中文似乎可稱為「心性」<sup>9</sup>；如果要用一個詞含蓋“will”在哲學上的諸多意義（「意志」只是其中一個意義），也許有需要考慮譯為「唯爾」。<sup>10</sup>

8 見《生存空虛說》(1988)序言頁7-8，北京作家出版社發行，封頁上印有作者(德)叔本華、譯者陳曉南，與台北志文出版社、同一譯者的《叔本華論文集》(1969/1996)，內容完全相同，惟有署名「鮑昌」的序言，為台北版所沒有。

英文使用人似乎已接受無生物可以有“will”，下面請看隨意錄自賽珍珠(Pearl Buck: Letter from Peking, p25)和韓素音(Han Suyin: The Four Faces, p31, Panther 1976)的句子：1. The flesh has a will of its own (肉體有它自己的意志)。2. He could see..... the blonde girl in the armchair,..... and it was trivial yet portentous, insipid but with a will of its own, a beginning. (他能看見……坐在扶手椅子上的金髮女郎，這樣的開端微不足道、但也是嚴重的，它缺乏興味，卻是具有自身的意志。)〈約翰福音1.13〉(修訂標準版1952)內有“nor of the will of the flesh nor of the will of man”，其中兩個will都不能譯為「意志」。

9 筆者考慮採用「心性」的來由，請參考叔本華(WW&R)下卷19章開頭的話，「作為物自身的will，構成人類內在的、真正的、不可摧毀的天性；……」；下面請看《韋氏新國際大詞典》(Webster'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, 1961)，這一參考書在哲學意義下列有5義，其[e]義指「意志」，其[d]義為：With Fichte, Schopenhauer, and others an overindividual and transcendent reality, conceived as a metaphysical reality of which individual wills are particular and partial manifestations.正如《韋氏大詞典》在這裏所給的定義，「意志」在筆者看來，只是「表象」之一，所以筆者終於膽敢建議，把叔本華在書名所用的will，翻譯為不容易誤解為「表象」的名詞，「心性」這個中文詞是我們儒學和佛教都用的，似乎還能適合精通東方哲學、佛教和基督教教義的叔本華。

又，1923年「東方文庫」第43種為杜亞泉譯述之罇噴哈歐(即叔本華)〈處世哲學〉，其前言有「罇氏既主張意思為宇宙之本體，又以認識御意思為人類高尚之能力；其一生著作，大都以此二語為前提為結論；……彼(罇氏)之言曰：吾人有生存之欲望……」。杜氏在文中所用「意思」和「欲望」，都似乎是指will/Wille而言的。

10 把will音譯為「唯爾」，似乎仍然有其需要，例如筆者在注9翻譯叔本華的一句話時，得照抄“will”原文，該句才有意義，也就是說，「唯爾」可以作為 will/Wille的中文泛稱和特別用法，即表達心性(作為物自身)和意志、欲望(作為表象)等義；事實上，叔本華的“Wille/will”既用於表達本體，也用於指本體的一種形式，而同時也可視為等同某些「行為」的若干現象(這裏所補充的幾句話，請參看Dictionary of Philosophy, Schopenhauer條，p509 (edited by Thomas Maunter, Penguin 1997)。

## 五、小結

本文根據叔本華一本書的書名中譯，提出兩點討論，一是在目前的翻譯方式之外，建議中文考慮德文和英文的語式，另行增加一類特別短語（即「N作為N2[+N3]」），表達英德文這類短語用於論題時的特別形式；另一點是指出大家習慣用「意志」表達叔本華著作中will/Wille的用法，已經出現問題，值得我們正視。具體說來，本文有意把這一書名叫做「世界作為心性和表象」，但因“will”的任何意譯都不可能面面周全，還是覺得不如沿用「意志」，把叔本華這一著作稱為「世界作為意志和表象」；把這本書叫做「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」（這書名似乎是目前最流行的譯法），固然是好，但可能有多個解釋，而且跟原文關係稀鬆（請再參看注3）。筆者盼望獲得各界的指教。

### 參考文獻（含〈WW&I/WW&R〉中文譯名及出處）

- 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*（根據Payne，這是B.Haldane和J.Kemp於1880s所譯〈Die Welt...〉之書名，又見於R.J. Hollingdale: *Essays and Aphorisms* (first 1970) 中的導言)
-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* (E.F.J. Payne譯，Dover Publications, 1969；本文所有引述〈WW&R〉之出處，都以此版本為依據)。
- 《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（是石沖白1982年所譯〈WW&R〉的書名〔北京商務書館〕；又見於李小兵譯《意欲與人生之間的痛苦》，上海三聯書店，初版1988）。
- 《意志與觀念世界》（見於陳曉南譯《叔本華論文集》，台北志文出版社，初版1969）
- 《觀念世界與意志世界》（見於劉大悲譯《叔本華選集》，台北志文出版社，初版1972）。
- 《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》（是劉大悲1976、林建國1974、89所譯〈WW&R〉的書名〔分別為台北志文和遠流公司出版〕；又見於張尚德譯《人生的智慧》，台北志文出版社，1972，以及鍾鳴等譯《叔本華文集》，北京言實出版社，1996）。